



落榜者



版式：薛文

配图：解欣欣

最好的武器

魏振强

昨天，一年一度的中考结束了；再往前几天，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因为疫情而推迟的高、中考，又遭逢罕见的连绵暴雨，不可知因素的突然增加，令考生和家长们更紧张，也给服务考试的各类人员增添了更多的困难。考生不易，家长不易，整个社会不易。

不易，正是生活的一道暗喻。随着考试结果的揭晓，会有欣喜发生，会有伤心袭来，那些“落榜者”，那些心愿未遂者，连同他们的家人，将会经历并忍受更多的痛。

我落榜过，也目睹过耳闻过许许多多落榜者的故事，因为有切肤之痛，所以对落榜者的遭遇更能感同身受。落榜，是我们生命旅程中遭受的第一次重击。有的人因为重击一蹶不振，有的人在伤口尚未愈合之时，重新启程，卧薪尝胆，终偿心愿，也有人必将再度失望，在叹息、恸哭之后，寻找新的方向。

中、高考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考试。此后，更多的考试还会接踵而至，不同的是，它们不是以一纸考卷的形式呈现，也不可能有家长和老师陪伴，不可能有许多服务者声援，更多的时候，每一个生命个体将独自面对这些挑战，甚至灾难和不幸，此刻，信心和勇气就是最好的武器。

今天，一些“落榜者”在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失败”过，但他们从没放弃对更好生活的追求。这些平凡的人，依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尊严，赢得尊敬。他们是“落榜者”们最生动的教材。

他们的经历还告诉我们：因为曾经的“落榜”，因为对“失败”有了更早的体验，他们的脚步会迈得更稳、更实。

渴望飞翔

陈兴旺

那年，我夹杂在考生的洪流中，在送考的家人们满怀期望的目光中，焦虑，不安，憧憬，而又近乎悲壮地挤上了人生十字路口的独木桥。当时就读中学校风很差，全班六十位同学，只有半数参考。我所在的文科班没有摆脱“剃光头”的历史性结局。我落榜了。离校前，班主任语重心长，劝我们继续复读。我最终还是拒绝“颜如玉”、“黄金屋”的诱惑，背负行囊，义无反顾地远赴江苏。

时值盛夏，我在安庆长江码头排队买票，见到八十米长人墙的壮观场面。苦等四个小时，终于登上了开往南京的客船。走上甲板，烟波浩渺，我体味到孤帆远影的诗情。到南京已是子夜时分。我跟随人流，随着各种体味与腔调在南京火车站苦熬一宿，终于在第二天九点拿到去常州的火车票并跑步登上火车。从常州下车，转乘前往江阴的汽车，在那个阴雨绵延的午后，我在梦想的终点靠站。

我此行的终点站，是距离江阴市区不算太远的采矿场。其实是位于一个采石场。工人们成天在漫天尘土的山间开山炸石并破碎。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我在一座废弃的四层工人宿舍里做着灵魂与肉体的煎熬。晚上，承受着炙热与蚊虫的叮咬，以及牌桌上声嘶力竭的喝叫、扭曲夸张的狂笑与嘶哑的争吵，疲倦的夜晚不再平静。

这段经历是我平生的第一次。第一次出门，第一次坐船、第一次乘坐列车，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些所谓的衣锦还乡时向他人描叙精彩世界光鲜背后的那段经历。梦，瞬间与现实脱离，偏离了轮船、火车、汽车行驶的轨迹，我被梦想的气流托起，又在沉闷的爆炸声中迅速下坠，最终还是与自己相遇。我一直以为在书本之外可以找到生活的原动力，然而，突现在列车尽头的现实，让我无能为力。

那段时间，我参透了前行的迷茫，开始相信远方只是向往。我的身体无法承受矿场工作的强度，而高中毕业证书在一些急招工人的单位人眼里不过一张废纸。在那里的精神跋涉，是灵肉间的痛苦煎熬。

当时间翻开了新的一页，车窗外由夏变成秋的时候，到了新学期开学季，父亲徒步走了二十里路，到镇子上邮电局发了一份紧急电报来，清晰写

着：速回复读。于是，我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课堂。

住校时的岑寂夜晚，经常有炸药的爆炸、机器的轰鸣、工友的吵嚷、车船的汽笛把我从疲倦的梦里惊醒。那段打工经历，让我倍感不安和压抑，我静心咀嚼青春懵懂的苦涩，懂得远方不过是一个地域符号，时光的列车载着我们从东到西，由南到北，不会因途中美好景致停留，也不会因萧瑟荒凉绕道而走。

从镇上高中到县城一中，再从城里一中到山区高中，我辗转三所中学，先后有过三次落榜经历。每年高考临近，我仿佛在不安地等待进站的列车，考前各种嘈杂的声音犹如列车的汽笛，沉闷压抑，列车来了又走，一次次将我丢在站台，发出一声吼叫，绝尘而去。

后来，一起执着于学业的同学们先后考上了不同的大学，其中有一位学友在应届落榜后，经过“八年抗战”，最终完成了未竟的学业。于我们而言，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是执着追梦的结果。

如今，我有了一个稳定的单位，一份喜欢的工作。岁月会磨灭很多物事，然而无法消磨梦想与执着。失望与收获，如潮汐，此消彼长，若月儿，盈亏辗转。



陈兴旺，供职于天柱山景区宣传信息中心，从事新闻宣传13年。文学爱好者，有部分作品散见于报刊。